

1993

ZHONG RI WEN HUA LUN CONG

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 编

中日文化论丛



• 杭州大学出版社 •

3-55

3

(浙)新登字第12号

中日文化论丛——1993

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编
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天目山路34号)

上海译成印刷厂排版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6.75 印张 169 千字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1035-736-0/G·196

定价: 8.00 元

目 录

上 篇

-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管窥……………吕顺长(3)
五代日僧宽建一行入华事迹考……………王 勇(15)
日本与西方的邂逅
——南蛮人之西来……………藤田一成(31)
猪八戒为何戏耍三星?
——试用年画破译小说……………铃木阳一(52)
日本民具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山口 彻(68)
楠溪江古村落的民俗风貌……………吕洪年(83)

下 篇

- 日本对中国浙江省直接投资的结构和
投资模式的实证分析
——浙江省中日合资企业经营
状况的调查研究之一……………汪 斌 汪 炜(95)
日本环境政策的现状与课题……………猿田胜美(106)
中国沿海开放地区产业结构和
空间布局的长期调整……………金祥荣(118)
日本经济在国际经济地位的上
升及其原因……………石崎昭彦(131)

现代日本制造业的课题.....大林弘道(149)	
中国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农业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罗卫东(170)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黄慰愿(187)	

附录：论文概要	(195)
---------------	-------

目 録

上 篇

- 《日本国見在書目録》管見……………呂順長(3)
入五代僧寬建一行の入華事蹟について……………王 勇(15)
西洋と日本の出会い
——南蛮人の到来……………藤田一成(31)
猪八戒はなぜ三星をからかったか?
——年画による小説解説の試み……………鈴木陽一(52)
日本における民具研究の現状と課題……………山口 徹(68)
楠溪江古村落民居の考察と研究……………呂洪年(83)

下 篇

- 浙江省への日本の直接投資の構造とその投資モデル
に対する実証分析
——浙江省中日合資企業における経営状況の
調査と研究(一)……………汪 斌 汪 煒(95)
日本における環境政策の現状と課題……………猿田勝美(106)
中国沿海開放地区の産業構造及び地域分布の
長期的な調整……………金祥榮(118)
日本経済：国際的地位の上昇とその原因……………石崎昭彦(131)
現代日本の製造業の課題……………大林弘道(149)

中国農村産業構造の変動と農業剰余労働力の

転化……………羅衛東(170)

中国農村経済の改革と発展……………黄慰願(187)

付録：論文要旨 ……………(195)

上篇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管窥

吕顺长

汉籍东渐日本的肇始于“王仁献书说”中的应神天皇 16 年(公元 5 世纪)。“遣隋·遣唐使”中的学问僧等对汉籍的竭力搜求,使汉籍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日本国内汉籍与日俱增,乃至出现了日本现存最古的汉籍目录学著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下略称《见在书目录》)的编纂。

现存《见在书目录》种类

最早发现此《见在书目录》者为江户中期汉学家桥本经亮,据其所著《梅窗笔记》,作者曾于书市得观此目录。文政年间(1818—1829)被狩谷掖斋于京都获得,几经辗转后于明治 2 年(1869)入森立之之手;明治 13 年(1880)森氏将它赠予高木寿颖,高木氏于同年 5 月献给皇室博物馆。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此本为一手抄本,其封面有“室生寺”三字和“大和室生寺”朱印,可知其为室生寺(平安、镰仓时代京都的寺庙)之旧藏本。据鉴定,其抄纂年代不会超过镰仓初期。

后人据此手抄本,或摹写,或影印,或刊刻,使其衍生出许多本子。现今流布本至少有以下几种。

(1) 竹添井井旧藏明治写本。《日本书目大成》(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编,汲古书院,1979 年)卷一所收即为此本之影印本。

(2) 续群书类丛本。以帝国图书馆本誊写,以古典保存会影印

本校合而成。

(3) 古逸丛书本。《古逸丛书》乃黎庶昌 1884 年于日本刻成，共收古籍 26 种，除《见在书目录》外，其余 25 种皆为中国已佚古籍珍本。

(4) 青山文库所藏摹写本。江戸末期的摹写本，由青山文库创始人田中光显从岛田蕃根处获得。

(5) 青山文库所藏新井政毅旧藏本。

(6) 日本古典保存会影印本。此本于大正 14 年据“室生寺本”影印而成。

上述(1)(2)(3)本笔者于杭州大学图书馆、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梅泽文库得以观之。此三本卷首均题“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合四十家 正五位下行陆奥守兼上野权介藤原朝臣佑世奉敕撰”，卷尾题“本朝见在书目录 其后渡来数卷”字样。除此之外，(1)本卷末之后有塙忠宝所书：“右，现在书目录一卷，缩临大和国室生寺所传之本入雕，盖亦七、八百年前之物，虫蚀数字，余亦多可疑者，然一从原文，不敢妄改，从以疑传疑之义也。塙忠宝书。”其后有安井衡所书“现在书目跋”，田中光显题志，森立之识语(汉日文二种)，最后有“以数本参校 新井政毅”字样；(2)本仅有塙忠宝之书和安井衡之跋；(3)本卷尾之外无任何文字。

《见在书目录》成书年代

现存“室生寺本”之卷首题有“正五位下行陆奥守兼上野权介藤原朝臣佑世奉敕撰”，可知本《见在书目录》撰者是藤原佐世(?—897)。藤原佐世于贞观年间(859—876)对策及第，举文章得业生；元庆年间(877—884)阳成帝始读《孝经》，佐世为都讲；阳成帝元庆 8 年迁大学头；仁和 2 年(886)为廷左少辨，迁式部少辅；宽平 3 年(891)被贬，左迁陆奥守；宽平 9 年秋(897)被征召回

京，殁于途中。其编著除《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外，尚有《古今集注孝经》。

本目录世传编撰于佐世任陆奥守的宽平3年至宽平9年(891—897)，其所据为卷首所题“……陆奥守……佐世奉敕撰”。如狩野直喜《关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支那学文薮》第131页)认为，按照卷首佐世头衔，再根据其官历，可以得出其成书年代在宽平3年佐世任陆奥守之后。狩野直喜氏的论文成于明治末期的1910年，因此，其说可谓是明治时代对该问题研究的总结，也代表了《见在书目录》成立年代之研究的最初观点。然而，经过后人的研究，在取得大量新证据的情况下，目前的结论已多与最初的研究结果完全相左。如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古代日本摄取中国典籍问题》一文，(载《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第358页)认为：“其成立应在(佐世)左迁之前，而编纂时期应在任大学头和式部少辅之间，即大抵九世纪末叶也。”严绍璦先生认为，编纂年代的最大问题还在于佐世的个人经历方面，撰者被贬出京任陆奥守，而陆奥乃离京城数千里之荒凉之地，佐世难以能参照京师及皇家私人藏书编纂此目。况且佐世当时已经失宠，天皇不可能传旨千里之外任命一位被贬出京的官员来承担编目工作；至于今本《见在书目录》卷首佐世名前之官职，由于它是后人的抄本，此官职系抄者所加，并非原本所有，所以它不足以说明目录的编纂时间(《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94页)。

如前所述，阳成帝读《孝经》，佐世曾为都讲。阳成天皇时的摄政是藤原基经。据《江谈抄》记载，“藤原佐世，式部卿宇合之裔，文管雄，民部大辅。佐世为摄政基经家司。”由此可知，佐世与藤原基经和阳成天皇的关系相当密切。然而，当宽平3年(891)藤原基经去世后，佐世便当即被贬出京，充任陆奥守。鉴于佐世上述经历，笔者认为，佐世在被贬之前奉敕编撰当无任何疑问，但《目录》最后编成是否一定在被贬之前似有可商榷之处。由于藤原佐世乃

是因藤原基经的去世而突然被贬出京的，他将尚未完成或即将完成的编撰工作带往贬谪地陆奥去完成，也有很大的可能。也就是说，佐世编撰《见在书目录》的工作始于被贬之前，但最后完成却可能在任陆奥守期间。

另外，今“室生寺本”中尽管有许多抄录错误、卷数脱漏、错简、误字等疏漏，并且抄者还作了一些增损（详见后述），但抄者大多都作了一一注明，因此将卷首撰者佐世名前之官职看成是抄者所加也缺乏直接证据。况且，若佐世编撰《见在书目录》始于被贬之前，完成于任陆奥守期间这一假设成立，那么佐世名前之官职与《见在书目录》的成立年代并不矛盾。

《见在书目录》概观

众所周知，先于《见在书目录》成书两百余年的《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 40 部类，《见在书目录》的分类方法几乎全按《隋书·经籍志》分为 40 家，它们分别是：易家、尚书家、诗家、礼家、乐家、春秋家、孝经家、论语家、异说家、小学家（以上经部，笔者注，下同）、正史家、古史家、杂史家、霸史家、起居注家、旧事家、职官家、仪注家、刑法家、杂传家、土地家、谱系家、簿录家（以上史部）、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历数家、五行家、医方家（以上子部）、楚辞家、别集家、总集家（以上集部）。上述 40 家中，除“土地家”在《隋书·经籍志》中为“地理家”外，其余均同于《隋书·经籍志》。撰者既然有意模仿《隋书·经籍志》的体例，可又为何会出现这一小异呢？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撰者故意改动或笔误，二是当时《隋书·经籍志》有多种传本，撰者所参照的本子中本身就无“地理家”而是“土地家”。另外，《见在书目录》不记经、史、子、集四部而直接载录各家的方法也有别于《隋书·经籍志》，这或许是撰者有意省略，也可能是抄录

者的疏漏。

关于本目录之书名，现存室生寺所传存之唯一古抄本之卷首题“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卷尾题“本朝见在书目录”。

成书于10世纪末的《弘决外典抄》为具平亲王所撰，其中共有6种书目下注文“见在书目录不见”字样。

成书于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的《明文抄》为藤原孝范所作，共一卷，其内容为分类汉语章句抄录，由“抄一”至“抄五”五部分组成，其中“抄五”载有“本朝见在书目录一万八千六百十八卷 正五位下行陆奥守兼上野权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

另据太田晶太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题（《群书解题》所收），在《经光卿改元定记》、《国名风土记》、《河海抄》都出现了“见在书目录”这一称呼，《河海抄》中还有“日本见在书目录”之称。

综合上述史料，在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的“室生寺本”之前，未曾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称，而只有“见在书目录”、“本朝见在书目录”之称。那么，“室生寺本”的抄者为何会将其改名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呢？

原来，“室生寺本”乃是抄者增损后的本子。其理由有：

1. “室生寺本”在八家之下标有“私略之”三字。它们是：

杂史家 目录六百十卷 私略之（实际著录 516 卷）

刑法家 目录五百八十卷 私略之（实际著录 513 卷）

杂传家 目录四百三十七卷 私略之（实际著录 306 卷）

杂家 私略之 二千六百十七卷（实际著录 2359 卷）

兵家 私略之 目录二百四十二卷（实际著录 221 卷）

天文家 四百六十一卷 私略之（实际著录 406 卷）

五行家 九百十九卷 私略之（实际著录 524 卷）

医方家 千三百九卷 私略之（实际著录 1159 卷）

上述八家实际著录均少于各家旁所标注的总卷数，可见原标明的总卷数可能就是原书所载之数，而今本缺少部分无疑是被抄

者“私略了”。至于抄者为何要略去一些书目，可能是当时已不见这些书之故。

2. “室生寺本”在 30 家下标有“如本”二字。据严绍璎先生调查，在此 30 家中，A. 有 10 家所标的总卷数与实际著录的总卷数相同；B. 有 12 家所注的卷数少于实际著录的总卷数；C. 有 3 家实际著录的典籍中有未注明卷数者，故难以统计实际著录的总卷数；D. 有 4 家未标所据原本之总卷数；E. 有 1 家所标总卷数多于实际著录总卷数。除上述 C、D 两种情况难以确认所据原本之总卷数与今室生寺本实际著录卷数何者居多外，只有一家所标总卷数多于实际著录之卷数。假设 C、D 实际著录总卷数多于或等于所据原本之总卷数，E 为抄者遗漏了 1 种或几种（共少 9 卷），那么笔者认为，“如本”二字即可理解为抄者在“按照原本”的基础上，在其后再加入了当时所见而原著录中未见的藏书。而这一些恰可以尾题“本朝见在书目录 其后渡来数卷”这一说明得到反证。

3. 今本“正史家”内作为“东汉观记百册三卷”的注记，载有“右，《隋书·经籍志》所载数也，而件汉记吉备大臣所将来也，其目录注云：此书凡二本，一本百二十七卷，与集贤院见在书合，一本百四十一卷，与见在书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与两本目录不合。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竟不得其具体，故且附写得如件，今本朝见在百四十二卷。”

同“正史家”内，作为“后魏书百卷”的注记，载有“右《经籍志》所载数也，而本朝见在书收魏彦相杂才六十卷也，其余未知所在，今为待后来，全载本数”。

从上述二书目的注记中，不难发现抄者在抄录过程中，参考了《隋书·经籍志》，并将一些当时未见于日本而“为待后来”的书卷也载入了。

正是由于抄者在对照了当时所藏书籍，同时还参照了《隋书·

经籍志》的基础上略去或增加了若干书目，抄成后的书目已不是原本的面貌，故抄者将它改成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关于《见在书目录》所载部分书目附注“冷然院”或“冷泉院”问题。据《续群书类丛》（塙保已一编，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59）本统计，标明冷然院或冷泉院的共有 30 种书目，其中标冷然院者 17 种，标冷泉院者 13 种，它们分别是：

- 礼家** 周礼义疏六卷 冷然院
御删定礼记月令一卷 冷然院录云一卷 第一卷
古今丧服要记一卷 冷然院
古今丧服要略一卷 冷然院
- 春秋家** 阙外春秋三卷 冷然院本 10 卷
- 异说家** 春秋灾异志一卷 冷然院
- 小学家** 注博雅十卷 冷然院
翻胡语十卷 冷然院
韵林篇十卷 冷然院
文轨十卷 冷然院
文谐二十卷 冷然院
- 杂史家** 春秋传十卷 冷然院
- 仪注家** 新仪三十卷 冷然院
- 杂传家** 怀旧志九卷 梁元帝撰 冷然院
- 儒家** 晏子春秋七卷 冷然院
- 道家** 庄子音训事义十卷 冷然院
广成子十二卷 冷然院

以上计 17 种。

- 易家** 周易三卷 冷泉院
周易论二卷 冷泉院
周易课论一卷 冷泉院
周易搜藏决一卷 冷泉院

周易译名十二卷 冷泉院
 周易判卦略例一卷 冷泉院
 周易集音一卷 冷泉院
尚书家 今文尚书十卷 冷泉院
小学家 字书二十卷 冷泉院
 集字二十卷 冷泉院
 文章始三卷 冷泉院
杂史家 吴越春秋次录一卷 冷泉院
旧事家 具员故事十卷 冷泉院 凤阁舍 人戴言撰
 以上计 13 种。

然而,若据《日本书目大成》(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编,汲古书院,1979 年)卷一所收竹添井井藏明治写本统计,附注冷然院或冷泉院者虽同为 30 种,但其中只有 4 种标注“冷然院”。它们是:

礼家 周礼义疏六卷 冷然院
异说家 春秋灾异志一卷 冷然院
小学家 注博雅十卷 冷然院
 文谐二十卷 冷然院

其余 26 种均标注“冷泉院”。

众所周知,冷然院乃嵯峨天皇(803—826 在位)所兴建的离宫,后为历代天皇读书之所。贞观 17 年(875)冷然院失火,烧房舍五十四宇,大部分藏书也化为灰烬。其后,冷然院再建,并于天历 8 年(954)3 月改称冷泉院。因此,藤原佐世编纂本书目时当无冷泉院之称,今传抄本中冷然院、冷泉院之混同,恐系后世抄者之疏忽,或系后人据冷泉院藏书添加,校核所至。由此也可断定,今本目录决非佐世所撰之原本。至于前述二种本子对“冷然院”和“冷泉院”的标注何以出现如此差异,尚有待进一步调查。

《见在书目录》的价值

进入7世纪，汉籍开始直接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自推古天皇8年(600)开始，先后数次派遣使节来中国，他们热心学习中国文化，攻读中国典籍，回国时还把大量的中国文物和汉籍带回日本。如延历23年(804)7月随第12次遣唐使入唐，次年5月回国的传教大师最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求得经论章疏460卷，并携回日本。《见在书目录》成书于9世纪后期，其前距最后一次遣唐使的入唐时间(834年任命，838年入唐)约50年，其后距唐灭仅10余年，因此，它可以说是截至唐代，尤其是隋唐时代日本积极输入中国文化典籍之成果的一次总结。虽然现存“室生寺本”因经抄者的增损不能完全反映目录的原貌，但我们可以根据成书于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的《明文抄》中的记载，知道其所载录的汉籍目录为18618卷，如果拿这个数字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汉籍数相比，其比例大约都在50%左右，可见数量之可观。这一数字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隋唐时代日本致力于吸收中国文化的盛况。

《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分别成书于7世纪和10世纪，其间相隔近300年，而《见在书目录》的成书时间恰在此两者之间，因此它对于填补这一断隙，补充《隋志》和《唐志》的不足都具有特殊的价值。

以“易家”为例。《见在书目录》共收入易类汉籍33种177卷，它们是：

归藏四卷 晋大尉参军萨贞注

周易十卷 后汉郑玄注

周易十卷 汉魏郡太守京房章句

周易十卷 魏尚书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韩康伯注系辞以下三卷，王